

课程：亚非文学专题研究 院系：文学院 老师：王树福

姓名：柯勇 学号：2012213494 专业：汉语言文学试验班

关乎世俗还是关乎宗教

——解读《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中的象征

摘要：马哈福兹作为阿拉伯世界唯一的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代作家，其作品受到极大的关注。但对其后期的代表作《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解读，由于读者和评论家不同的出发点，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偏向于宗教倾向的学者认为该作品亵渎了伊斯兰教，而世俗主义倾向的读者和评论家则认为该作品反映了马哈福兹对未来社会中科学将代替宗教的思考。

关键字：马哈富兹，埃及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象征，解读

阿拉伯评论界对于马哈福兹作品的解读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的，也大体上符合社会的语境。对人们公认的马哈福兹代表作“开罗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无论是读者还是评论家，都认为马哈福兹对埃及社会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真实发展过程的描述颇有代表性。如果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审察，可以发现这部作品表现了 20 世纪上半叶埃及人民反帝爱国的民族斗争，也体现了新一代人在西方新思想的影响下不断向保守势力和封建传统发起冲击

的过程。新与旧斗争的结果，封建家长的绝对权威逐渐削弱，传统礼教与陈旧的价值观逐渐为新思想、新意识和新观念所代替。

但是对马哈福兹后期的代表作《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解读过程中却出现了偏激的观点。可以说，对《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解读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局面，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解读这部作品的学者从其思想根源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秉承世俗主义思想的普通知识分子和读者，一种是接受了伊斯兰原教主义思想的宗教学者。无论是世俗主义评论家的解读，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学者的解析，都不否认马哈福兹在《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中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至于所象征的内容是什么，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结果。

一、世俗主义学者的解读

世俗主义的学者认为该小说用象征主义手法，以一个街区的创建者及其五代子孙的故事寓示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人类在追求幸福和理想的过程中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斗争，说明知识与愚昧的斗争必然导致宗教时代向科学时代的过渡。我们看到世俗主义学者强调的是马哈福兹对于科学作用的思考。尤其是作品中的第五代子孙的代表人物阿拉法特被认为是科学的象征。

阿拉法特为拯救人民而潜心研究“魔法”，为消除长久以来积存在人们心中的迷惑、揭开老祖宗之谜，他潜入大房子，失手掐死了仆人，吓死了老祖宗。但是阿拉法特后来却得到大家的认同，人们认为他的魔法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生活。人们在他死后纪念他，甚至把他的名字排在其它几代子孙的代表杰巴勒、里法阿和高西姆之前，把他当作一个空前绝后的人物。但马哈福兹后来说明自己是同时重视宗教和科学的，认为科学和宗教应该成为伊斯兰社会两个不可或缺的支柱。在这部小说中，他试图借助宗教的途径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以便在建立价值观念的过程中“将我们生活中最大的支柱替换成另一支柱”，走向通往文明世界的道路。

二、宗教主义学者的解读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倾向的评论家详细地分析了小说的各种细节，从中找出马哈福兹渎神的证据。为了证明马哈福兹对伊斯兰教和诸位先知的亵渎，他们首先从小说的情节入手，将小说中的情节与宗教人物的事迹建立关联。他们认为老祖宗杰巴拉维在沙漠中创建了街区，是隐喻安拉（上帝）创造了世界；第一代子孙伊德里斯（Idris）是（魔鬼）易卜利斯（Iblis）的谐音，而其兄弟艾德海姆

（Adham）则是阿丹（Adam）的代名词。小说开头部分写到老祖宗杰巴拉维选择艾德海姆代替伊德里斯，被认为说的是真主（上帝）选择阿丹取代魔鬼一事，因为在《古兰经》中提到“我必须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而伊德里斯的抗辩之词“我和我的兄弟是良家妇女所生，而这个人只不过是黑女仆的儿子”，则被拿来比附《古兰经》中魔鬼所说的话：“我比他高贵，你用火造我，用泥造他”；小说中，杰巴拉维说艾德海姆了解佃户的情况，知道他们中大部分人名字，还能写会算，这一情节则被拿来比附《古兰经》中所说的“他将万物的名称都教授阿丹，然后以万物昭示众天神”；艾德海姆的妻子乌梅妹（Umaymah）这一名字也被拿来分析，认为它是阿拉伯语里母亲（Umm）一词的指小名词，暗指乌梅妹为人类的第一位母亲哈娃；艾德海姆后来在妻子乌梅妹的怂恿下去偷看遗嘱而被双双逐出大房子，暗喻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禁果被赶出伊甸园。

第二代人杰巴勒则被看成是摩西（穆萨）的化身。他们首先从字义上分析“杰巴勒”一词：它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山”，而摩西便是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真主）的启示，说明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有关杰巴勒的描写在这些读者和评论家看来也与摩西的故事有不少吻合之处。如杰巴勒住在耍蛇人巴尔基忒

家里，帮助耍蛇人的两个女儿沙菲卡与赛伊达汲水，并且与沙菲卡结婚成家，这颇似摩西与牧羊父女的故事；杰巴勒带着妻子悄悄回到街区后对大家讲述自己在黑暗的沙漠中听到老祖宗杰巴拉维的声音，则被认为可对应摩西接受上帝启示一事；杰巴勒施展从岳父那里学到的魔法，消除了恶头人放进哈姆丹家族各居所的毒蛇，则有着摩西用手杖与法老斗法的影子；哈姆丹家族在杰巴勒的带领下挖掘深坑，然后引诱恶头人及其手下人马落进陷阱，然后水淹土埋，予以歼灭，这情节颇似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法老追兵被淹而以色列人奇迹般地安全渡海的神迹。

第三代人里法阿在这些学者看来是耶稣的象征。在里法阿的身上有不少耶稣的影子。他们指出小说中描述里法阿虽是木匠沙菲仪和妻子阿卜黛的儿子，却长得与传说中的老祖宗的相貌最为相似，由此联想到基督教徒相信耶稣乃上帝之子；里法阿主张非暴力，向说书人的妻子学魔法为穷苦人治病，驱除他们身上的邪魔秽气，由此认为马哈福兹是在暗示耶稣治愈麻风病、失明、瘫痪等治病和驱魔的神迹；里法阿不受妓女雅斯敏的诱惑，但为了解救她，却舍却与头人的女儿定亲的机会而与雅斯敏结婚，由此联想到耶稣与妓女的故事；里法阿还收

留了四个改邪归正的人跟随他走四方，治病救人，由此情节联想到耶稣与十二门徒的故事；最后雅斯敏背叛他，向恶头人告发里法阿及其追随者的出逃计划，导致里法阿被抓并被处死，由此联想到犹太人的背叛致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等等。在这样的分析中，他们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宗教人物划了等号。

三、作品中的象征

很显然，《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具有象征意象与象征意义，这是由作品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马哈福兹本人也承认小说人物的象征性，他说：“我首先要承认，我为小说中人物取的名字，是与先知的名字平行的，我想把社会作为宇宙世界的反映，以宇宙世界的故事作为本地的外衣。”但究竟象征什么意义，读者的理解却出现了巨大的分野。对于世俗主义者来说，对马哈福兹小说的阅读和接受赋予这些世俗主义读者对世界的一种全新感觉，从宗教和社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既能顺着马哈福兹的视角看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个侧面，看到谋求社会公正的艰难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又使他们看到实现的可能性，为他们开辟新的愿望、新的要求和新的目标，为他们打开对未来经验之途——科学的道路。另一读者群的期待视野则恰恰相反。那些宗教思想浓厚的学者和读者所需

要的正是要把正在走向世俗化的社会拉回到固有宗教的轨道上去。因此，他们看到的便是作家亵渎神灵、反宗教的一面。他们把小说的人物形象与宗教人物对应起来之后，便把小说的各种情节全都看成是宗教人物的言行。如他们把里法阿、高西姆看成是耶稣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象征，那么在读到里法阿与妓女雅斯敏结婚后不能生育时，他们认为这是对耶稣性无能的嘲讽；而在读到高西姆在新婚之夜喝酒、吸食大麻的情节时，他们认为这是对先知穆罕默德的亵渎。更要命的是，在他们认定了小说中的老祖宗象征着创造世界的真主之后，却在结尾读到了老祖宗的死亡，犹如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而这样的思想和说法，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因为安拉（上帝）是不生不死的。这样的解读方法和解读结果必然把作者推进到渎神的群落中去。

问题在于，这一读者群并非完全以艺术审美的正常方式来阅读这部小说的。按照审美的规律，主体的能动性、个体性、体验性中存在着一种内在制约性，集中表现在审美客体中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的形式结构对主体的定向导引上，它使得接受主体（审美欣赏者）的再创造不至于出现随意性、非理性以及伪审美性。但这一读者群浓厚的宗教意识恰恰使他们的阅读、接受过程呈现出极大的非理性。

和随意性，因为他们把《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当成宗教史而非文学作品来读。马哈福兹本人曾对此提出抗议：“《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问题是：我从一开始就是把它作为‘小说’来写，而人们却把它当成‘著作’来读。小说是既有事实又有象征、既有现实又有想象的一种文学构成……不能把‘小说’判别为作家所相信的历史事实，因为作家选择这种文学形式，无须保持历史的原貌，他只是在小说中表达自己的意见。

尽管马哈福兹进行了辩解，一些世俗主义的学者也对马哈福兹的说法给予了支持，但是这并不能消除那些思想极端的人对马哈福兹所持的偏见。以至于马哈福兹在他 84 岁高龄的时候都没能逃过极端分子的刺杀，差点就因为《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这部作品而魂归真主。

结语

马哈福兹的小说创作是埃及社会的一面镜子，尽管这部作品并不像他的其它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那样直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批判埃及社会的黑暗现实，但它们却以象征主义的手法更为深入地思考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公平正义与社会变革甚至发生革命运动的深刻命题。我们只有揭开其作品的层层帷

幕，才能看到马哈福兹真实的思考：公平与正义才是社会平稳向前的根本之道，一旦社会失去了公平与正义，发生革命则必将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纳吉布·马哈福兹.《我们街区的孩子们》[M].李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2] 《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4] 纳吉布·马哈福兹.《自传的回声》[M].薛庆国，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

[5] 蒋和平.理想与现实之间：论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D].北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06.

[6] 安婧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现实的神话书写》[J].科技信息·百家论剑，2012 年第 33 期